

鐵牛

清晨不需要太多語言，通常是一陣清風拂過，偶爾是掃把掠過埕邊的小草，掃把輕輕的撥弄就如同雞毛撻子，在廳堂左挑挑右撥撥，在立鐘的鐘擺抵達的時刻，「咚、咚、咚」地提醒，公雞也早就站在屋頂上，只要牠鳴啼，天就亮了，一切都是這麼理所當然，所有的村民都是按照聲音的鐘，小凡也會在這時悠悠醒來。

「小凡！你雞餵了嗎？怎麼還在睡！太陽曬到屁股了。」經過窗戶的二孀帶點催促的語氣叫著。

「這樣不行喲！學生怎麼能睡到這麼晚。」五叔經過時也來湊個熱鬧。

還沒等到第三個人發難，小凡就掀開棉被，把睡蟲趕下床去，如果是以前，第三個應該就是阿公了，通常被阿公唸很難繼續在三合院裡生存，阿公可是權力的象徵。有一天因為午餐煮得不好吃，小凡看了兩眼就轉身走回學校，那時阿公在埕尾的電線竿旁叫了他兩聲，即便他後來辯稱「沒聽到」，還是沒能得到爸媽的認同，而且被刮耳光子時，平常最疼他的五叔卻跑去五間尾看電視，一副漠不關心的樣子。

其實天還不算太亮，約莫五點時分，太陽還在睡覺哩，不過小凡還是沒趣地去刷牙洗臉。

「二哥，你看我的雨靴，黃色的喔！」

「新的哩，這麼說你今年可以挑擔子囉。」

「爸爸剛剛拿了一把新的筍刀給我。」

「那你也可以學習如何磨刀了。」

「對阿，我剛剛叫四叔教我。」

「我看一下。」小凡將筍刀拿來，用大人常用的姿態，以四指指尖輕摳刀鋒。

「不是磨得很好，而且筍刀是尖尾的。」

「爸爸說今年先用這把，明年會換新的給我，而且是齊尾的。」尖尾與齊尾的筍刀並無兩樣，只是造型不同，因為二叔、五叔、六叔都拿齊尾式的，所以小凡他們覺得齊尾式的有一種認同感。

「那你今年可以獨當一面了。」

「我今年要挑得比你多。」青仔以不服輸地說著

「好，好，好，你挑得最多。」小凡只想趕快支開他，趁洗臉的

時候再好好懷念一下，不久之前的香甜，等睡意全被趕走之後，今天就真的是「今天」了，夢未醒之前，今天跟昨天還有點藕斷絲連，今天還不能算是真正的今天，只能算是昨天的延續。

洗完臉，刷過牙之後，小凡很機械式地舀了一桶玉米角，準備餵雞。他提著水桶經過廚房，媽媽跟二孀、阿嬪正在醃製鹹豬肉，白花花的鹽巴好像不用錢似的，整包整包倒，帶有脂肪的白肉經過鹽巴漂白，看起來非常美味，尤其是正中午肚子鬧空城記時，只要有一塊鹹豬肉，所有的米飯都會香起來，因此你會愛上這個便當，並且感謝發明鹽巴的人，沒有它，肥肉只有包粽子時才能得到青睞。

經過「灶腳」時小凡身上還殘留一些美味，這些美味讓人不自覺地期待起早餐。

「等一下要吃三碗飯！」他心裡篤定地說。

雖然才五點半，但是「後壁溝」已經灑上一片金黃，看起來朝氣蓬勃地，而雞群早就各據山頭地忙著整地、挖寶。

「咕咕咕咕。」小凡以熟悉的旋律引起牠們的注意，聽到這樣的旋律，所有雞隻不管在忙什麼的都會迅速往小凡的腳邊集中，像是等著發放獎品的小朋友。每天跟這些小朋友相聚已經是小凡的例行公事，他很喜歡所有的雞往他身上撲過來的景象，不過他總是會注意到不在的那隻，這些雞他可是從毛茸茸開始就認識，即便大家的花色有點雷同，他還是可以分辨誰是誰。

小凡東張西望，終於在角落找著了，「你在這裡喔。」他對著雞說，一副遇到老朋友的樣子。

老公雞蹲坐在小土丘上，瞞視昂藏地望向東方，好像在尋找什麼，又失去什麼。

這個小山丘是牠熟悉的位置，每天早上都會像個司令官準時在這裡升旗，總是雄赳赳氣昂昂地等著點名，看哪一房最晚出門，接著再走到水牛的身邊啄食，一副「我比你早上班，比你勤快」的樣子。

被吵醒的水牛不會搭理，有時只會翻個身，繼續用尾巴甩趕惹人嫌的蚊子，然後意興闌珊地繼續打呼。因此老公雞最受不了牠，有時甚至會為了這樣在水牛的耳邊多叫一聲。

「你在想牠對不對？」小凡輕輕地說，聲音很細，細到只有他跟公雞可以聽到。

將近十點，阿土婆坐在田埂休息，她摘下斗笠、包巾，兩鬢、額

頭瀏海都被汗水浸溼，黏得很緊，黑白相間地更加明顯。她的手不停搖著斗笠搧風，吐出地一口菸的時候對著番薯田說話：「唉！做田人喔，親像牛啦，欲做免驚沒犁通拖。」

小凡對這句話沒什麼反應，繼續吃他的八寶粥，牛則在田邊吃草，只要一停下來休息牠就可以咀嚼，嘴巴裡隨時隨地都有草，看牠吃東西會有種不知是什麼時候才能吃完的疑惑。

「差不多了，小凡，咱繼續。」阿土婆雙手撐著膝蓋站起來，「做田人喔，」她十分費力才站起來，看起來有點吃力，但仍叨叨地：「身體攏不是自己的，是天公伯予咱的！」

小凡看到阿土婆起身，加快速度將八寶粥挖完，全部塞進嘴裡。

「憨孫，免驚沒習頭做啦，哈哈。」阿土婆戴好斗笠，「你喔，」然後用手拭去小凡臉頰上的八寶粥，「緊事緩辦，重要的是不能餓肚子，咱的苦已經夠吃了，不要急著吃苦，知影嗎？」阿土婆說話的時候兩邊的眉毛飄著潔白的雲。

小凡還拿著罐子，嘴裡徘徊著八寶粥的味道，但是阿土婆抹過臉頰的觸感更深刻，因為阿土婆手上的歲月侵蝕過的鴻溝，讓他覺得自己像是被犁耙過的田，而且感覺到一股好像在哪裡才看過的甚麼，此時他望向還在咀嚼的老牛。

「你應該嘛好啊齣？」阿土婆對著還在休息的牛說話，而牛似乎知道阿嬤的意思，跟著站起來，雖然意興闌珊，牠喘了口氣，像汽車發動的引擎聲。

「行，繼續把人生這條路行齣透。」阿土婆很快就打起精神，她雖然瘦小，但是一握起犁耙，便如她說的：「令爸十歲就開始駛犁啊！」一般熟稔。

小凡一邊說一邊將飼料放在老公雞腳邊，「多少吃一點吧。」

但老公雞只是凝視的遠方，似乎看到些甚麼，小凡蹲在牠身邊，看著跟牠同樣的方向，不知道是不是仰角不同的緣故，他看不透牠沉默原因，但他喜歡這樣的沉默，不需要講話，不用理會時間。

老公雞對眼前的飼料沒有興趣，只見他站得直挺挺的，作勢要扯開喉嚨，下一秒，牠果真扯開喉嚨，「咕咕咕……」地吼了起來，牠的叫聲雖然爽朗，卻已經滄桑，而且斑駁，如此的叫聲讓老公雞伸展的翅膀看起來多此一舉，就在牠收好聲帶時，雞舍裡另一隻色彩斑斕的年輕公雞正在接受簇擁。

幾秒鐘之後牠恢復垂頭喪氣，牠知道再也沒辦法當大家的鬧鐘。

「ㄅㄤ ㄅㄤ ㄅㄤ……」埕邊傳鐵牛發動的聲音。

小凡甩甩頭恢復清醒，「我該走了。」他順手將口袋裡所有飼料都放在地上，不過這些飼料只是等著被明天的飼料淹沒、代替而已。

老公雞隨意啄食兩口，用翅膀磨蹭地上的小土丘，那個土丘的下方正是老牛打鼾的小窩。

「小凡啊，你去五間尾幫我拿雨傘！」

突然來的一陣大雨，小凡摸不著頭緒。

「來，緊咧！」

阿土婆抓著雨傘就往外跑，沒將雨傘撐開，也沒穿鞋，她赤腳，嘴裡兀自碎碎唸著些什麼；頭低低的好像雨勢很大讓她抬不起頭來，尤其阿嬤駝著背，看起來很重，背得很沉。

「阿嬤，你要去哪兒？」小凡大聲叫，怕阿土婆沒聽到。

只見阿土婆佝僂的背影在雨中愈來愈模糊，於是小凡拔腿跟了出去。「阿嬤，你要去哪兒？」

「雨很大，你不要跟來。」阿土婆頭也沒回，隨意地揮手示意小凡別來。小凡知道阿土婆是往水牛的方向，而她的嘴裡好像還在唸著什麼，那是她慣用的頻率，念給自己聽，也念給老天爺聽。

掃完埕，天空也亮了大半，刀、鋤、扁擔、除草機、電鋸……，所有的工具一應俱全，而且全都蓄勢待發，米打包好了，肉品也已加過工，有這些東西，再加上平常就訓練好的狩獵技術，要在山上度過二個月不成問題，三天分的菜足夠了，在山上，野草炒熟就是也菜了。

「媽媽，可不可以帶肉乾去。」阿偉央求說

「肉乾喔，可以啦。」二孀打發阿偉之後忙著晾衣服。

「耶！可以吃肉乾了。」阿偉經過小凡時閃過一抹得意的笑容，「我可以分你一點點喔。」

「我不要，謝謝。」

「很好吃呢！」阿偉接著放低音量，「是牛肉乾喔。」

聽到是牛肉乾小凡不自覺地轉向阿嬤，阿嬤正在磨刀，刀子來來回回發出霍霍的聲音，也霍霍地將汗水逼出額頭。阿嬤架式十足地把刀鋒拿起來端詳，小凡有好幾次都可以在刀鋒上看到自己，所以他常

覺得阿嬤不是檢查刀鋒。

「還是不要好了，謝謝。」

「阿土嫂，你怎麼不買一台鐵牛，你看，像我們這樣多方便。」從旁經過的阿義嬤特地停下來，臉上流露出得意的表情。

「嘿嘿，我安捏卡自在啦。」阿土婆看起來不像是在笑。

「好啦，那土嬤，我們先走囉，」阿義黝黑的臉上閃著白白的大門牙，「不要做太累喔，天快黑了。」

阿義叔踩了一下油門，不知道是載的東西多還是另有原因，柴油煙很濃厚，直撲阿土婆和水牛，將他們倆籠罩，在這團煙霧中，阿土婆摀住口鼻，「咳！咳！阿牛啊，我看你要卡骨力咧喔，呵呵，都快跟不上人家了。」阿土婆一邊說一邊笑，但小凡不知道阿土婆是難過還是笑，不過可以踩著影子回家代表今天結束，就管不了阿土婆是何用意了。

暑假是上山割筍的日子，所有的人都是即戰力，要在山上住一兩個月，舉凡吃的、用的、穿的都要搬上車。

「快一點喔，要搬上山的東西趕快排隊，」四叔大聲吆喝著，「容易破的放前面，比較重的也放前面，後面留一些空間給『猴仔子』坐就好了。」他的聲音聽起來很雀躍，自從家裡買了鐵牛，身為駕駛的他不自覺地就拉風起來。

「東西如果搬好了就先去吃飯，吃完飯順便裝好中午的便當。」二叔發號司令。

「快快快，坤茂他們家已經出發了，」四叔跟著催促，「輸人不輸陣，我們家也有鐵牛了，不能比別人晚！」他的口氣聽來很像是要去參加重要的競賽。

於是大家魚貫進入「灶腳」，小孩裝好飯菜就端出來埕邊吃，大人們團團坐好，閒聊今天的工作內容。

吃完飯之後四叔負責檢查東西有沒有全上了「鐵牛」，檢查得差不多後他又不安心地說：「快一點，太陽曬到屁股了。」

「好了好了，差不多，都上車吧。」二叔像指揮官一樣，下了最後指令，指令下完他才從「後斗」登上，在狹小的空間蹲下來。

看到二叔上車，四叔馬上扭開鑰匙，鐵牛接到指令，「ㄅㄥ／ㄅㄥ／ㄅㄥ……」地以一陣震盪展現肌肉，四叔手握著方向盤，馬上知道鐵

牛的意思，急踩油門，柴油一灌進化油器，燃燒之後便威猛地展現十足馬力，一個前進後退，就讓坐在「後斗」的大家驚呼連連。

轉好方向後，只見二叔站起身來，他對著阿嬤說：「阿母，你走慢一點沒關係，我們到了會先將東西整理好。」二叔刻意提高音量。

「好啦，叫阿俊開車卡謝哩咧。」

「母阿，沒問題啦。」四叔從車窗探出頭來，自信地拍拍胸口。

「小凡，你跟阿嬤一起走，幫阿嬤背些東西。」媽媽細心叮嚀。

「好。」

鐵牛揚長而去之後在埕裡留下黑煙。

「真奇怪，阿嬤為什麼要用走的？」阿偉已經打開肉乾吃了。

「你不知道不要多問，囡仔人有耳無嘴。」二孀制止阿偉發問。

「阿牛，你要不要休息一下。」

阿土婆蹣跚地走，她望向剛剛犁過的田。

「才犁這一些些仔而已，哈哈，看來我們兩個都老了，對吧？」

這時有一陣風拂過來，熨平阿土婆的臉，如此的一陣寧靜將四周沙沙、窸窣窸窣的聲音調得很大。

「阿土婆啊，你用那隻跟不上時代了啦！」坤茂經過的時候停下來打招呼，「你沒看到人家都在用鐵牛嗎？」

「哈哈，我知啦。」

「好啦，日頭真大，不要曬太久唷，先來去。」

阿土婆露出笑容，目送坤茂離開。

「跟阿嬤一起走比較辛苦齁？」

「不會啦，慢慢走挺輕鬆的，」小凡說，「晚點到筍寮還可以少做一些事」小凡心裡偷笑。

走過舅婆家轉個小彎就是「公埤」，公埤映著朝陽的笑臉，也映著矗立的山影，走到公埤頭阿嬤若有所思地沉吟一陣。

「卡早這攏是水田，秧仔被風掃過，親像一波一波的海映，真水。」

小凡不知該怎麼回答，隨著阿嬤的手指頭他只看到香蕉、破布子和甘蔗，並沒有所謂的海浪，「嗯。」不過他還是應了。

「還有啦，有一次你阿公在這裡掘甘蔗，真害，大人種還會掘到腳，我擔點心來順便幫他包紮。」說完之後阿嬤吃吃地笑。

「阿公也會這樣喔。」

「你不知哩。」

「我知道阿公很兇，大家都怕。」

「驚八拜哩！」阿嬤講得很得意，「令爸才沒咧卡信斗，」不過阿嬤的語氣很快就軟化下來，「小凡，你哪大漢啊，有閒要常回來，看看咱的山，咱的田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

「走。」阿嬤像個嚮導，不僅介紹地理環境也介紹歷史。

此時這個小村莊已經是一座空城，遠遠的鐵牛的怒吼都聽得一清二楚，而且可以從不同路線和不同聲音知道誰家已經到了哪兒。

「來，洗個清涼就跟上他們吧。」阿土婆走到圳溝邊，掬起一把水熨平臉上的痕跡。

小凡看著阿土婆犁田，跟在牛兄拍打蚊子的尾巴後面，慢慢踩遍每一寸水田，人老是跟著牛兄的腳步，而牛兄也很樂意地拉著全族人的希望，一步一步踩碎自己映在水田上的影子，直到膝蓋鈣化。

「小凡，你知影否？為什麼不能吃牛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小凡斬釘截鐵地說，有好幾次他差點受不了誘惑。

阿土婆用斗笠搨了幾下涼，接著說：「你看！」手指頭指向阿牛，「牠比咱卡辛苦，咱做田人雖然在後面駛犁，但是牠比咱卡吃力，咱的飯攏是牠予咱的，你知否？」

小凡點點頭好像剛剛聽了什麼大道理，「我知道。」

「咱這片田水攏要靠牠。」

小凡點點頭，表示他願意接受阿土婆的說法，阿土婆也很開心地點點頭，「很好。」並摸摸小凡的頭。

「阿嬤，你有沒有坐過鐵牛？」

「不曾。」

「為什麼你不試看看？」

阿土婆沉吟半響，好像找不到適合的句子回答。

「這很難講，」阿土婆從口袋拿出香菸，「你阿公……」

「怎麼了？」小凡狐疑地問。

只見阿土婆深深地吸一口菸，同時深深嘆了一口氣，「沒啦。」

祖孫倆再沒話說，那是刻意保持的沉默，阿土婆為了這個理由抽菸，也以這個姿勢拒絕回答，小凡沒繼續追問，阿土婆任由後腰後刀

架上的鐮刀「鏗鏗鏘鏘……」，發出空洞的聲音。

鐵牛的聲音已經愈來愈遠，阿嬤點起菸，她不疾不徐地從口袋掏出檳榔，嚼了幾口才開始說話：「以前令阿公和我，兩個人、四隻手，兩隻鋤頭，七、八個小孩，那時候真的很辛苦。」

阿嬤跟小凡已經走到村落的邊際，再往上一點點就開始爬坡，也就看不到村落，所以當她回頭望的時候，小凡也跟著往回看。

「後來孩子慢慢長大，我們家的田地也愈來愈多，田裡的習頭好家在牛幫忙拖。」阿嬤吐了一口菸，而那一口菸想裊裊的炊煙，也像神明廳上裊裊的一炷。

「時代無同了！」阿嬤說完，低著頭繼續走。

「我看不行了喔。」舅公捻著鬍鬚以五、六十年的經驗判斷。

「我看也是一樣。」叔公雙手插腰補充說。

「土嫂仔，你看怎樣？」古叔公看向阿土婆，在場所有人的目光跟著移動。

「該安怎就安怎辦。」阿土婆說完便轉身離開。

「阿東仔，那我們就要動手了喔。」叔公對著二叔說，並要求取得同意。

「好啦，阿母這樣說，應該是沒問題。」

「阿古，你去磨刀。」叔公開始分派工作，並對舅公說：「三仔你準備水。」

「阿東，順便叫你老婆準備一些酒。」說到酒三位老人家眼睛同時亮了起來。

「好，廚房我會叫人發落，這裡就交代給你們了。」說完之後二叔離開後壁溝。

「刀可以了。」古叔公將尖刀交給叔公，只見叔公老練地將刀子往牛兄肚子劃下，老牛側躺，銅玲似的眼睛看著唯一可以瞥見的田地。

阿土婆離開之後走回五間尾，她坐在沙發上點菸，眼角有一些新鮮的痕跡，她想用菸趕走闌靜，周圍卻被尼古丁籠罩，更加呼吸困難，不過她似乎忘記抽菸，只是盯著煙娓娓上騰，手上還拿著一張照片，她看著照片裡的黑白，喃喃地說：「這是你那當時送我的，你自己先走，竟然沒將我順便帶走。」

接著收音機開始唱歌，阿土婆並沒有專心聽，只是想要掩蓋外面的吵雜，讓自己盡量不要聽得太清楚。

「順走嘿！」阿嬤喃喃地說，之後一聲「呷！」自窗口傳來，阿土婆手中長長的煙灰跟著墜地。

「小凡，你知道我們家的竹腳有多闊嗎？」

「不知道！」

「從這裡開始，一直走到我們現在的筍寮，有路的地方都是我們家的。」

「這麼大？」小凡吃驚地說，「怎麼現在？」

「令阿祖破病，那時沒錢，只好賣地，從近的開始賣，所以現在我們家的山，都在筆底溪，」阿嬤吐了一口檳榔汁，「阿嬤沒辦法留好的田地給你們，剩下的就要由你們自己打拼。」

小凡聽完點點頭，阿嬤的這段話讓他想起某天住在筍寮的晚上，五叔曾經對他說：「阿公、阿嬤已經很厲害了，留給我們這麼多，每房都可以分到足以安身立命的山林。」

「其實沒差啦，現在誰人用牛，對吧？」叔公轉頭對著二叔說，流露出一點點自豪，一點點爽快。

「阿古，幫我沖一沖。」於是透明的水變成肆意的紅，流進水溝，水泥地上的血漬卻怎麼也沖不走。

「你看要怎麼分？」古叔公對著二叔說。

「看等一下誰要什麼，論斤秤兩就可以了。」二叔以最簡單的方式處理。

「對對對，別管那些，咱們先來，呵呵。」舅公仰頭比了比手勢。

「沒錯沒錯，咱們先來忙我們的。」古叔公也跟著笑起來。

沒多久，左鄰右舍都來了，他們開著鐵牛來，埕邊簡直成了鐵牛展示場。

文和仔拎著一袋和順孟一起走出來，他們笑盈盈地說：「走，回家吃飯去。」

「對，來吃飯，吃飯了繼續聊天。」

「哈哈，對對對。」

小凡站在正廳前，聽鐵牛以睥睨的聲音「ㄅㄥ／ㄅㄥ／……」揚

長而去，而廚房還有「這塊給我，腿肉給你啦。」「沒啦，胸肉比較適合你。」「你怎麼這麼說，上次的山豬肉……」的討價還價聲。

而五間尾看來是沈寂的，如同白茫茫的甘蔗花不怕寒流來襲，在風中搖曳，不過都站得很有精神，彷彿在享受所剩無幾的繁華。

六、七月的夏天難得有不下雨的，昨天午後的一場雨將夜晚戳出很多大洞，從那些洞流瀉下來的點點滴滴，都成了產業道路上的泥濘，只要鐵牛輾過，就會有一條很鮮明的傷痕，而且更加滑溜。

阿嬤走在前面，沒繼續說話，她的每一步都穩穩地踩在沒有輪胎痕跡的地方，而小凡則跟在她的雨靴鞋印，踩在阿嬤的腳蹄印上，妥妥貼貼的。